

書叢學文學大央中

史評批學文代五唐晚

(冊分四第史評批學文國中)

著編澤根羅

行印館書印務商

書叢學文學大央中

史評批學文代五唐晚

(冊分四第史評批學文國中)

著編澤根羅

行印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初版

（2013 滬報紙）

中央大學
文學叢書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一冊

定價 國幣 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著者 羅根澤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目錄

第一章

文學論……………一

一 自唐代社會變遷說……………一

二 李商隱的反道緣情文學說……………二

三 杜牧的事功文學說……………三

四 皮日休陸龜蒙的隱逸文學說……………五

五 劉蛻羅隱的文章喪亡論……………八

六 韓偓歐陽炯的香豔說……………九

七 韋莊韋穀的清麗說……………一一

八 黃滔吳融等的反豔麗說……………一二

九 劉昫徐鉉的折中說……………一四

第二章 詩格(上)……………一七

一 詩格的兩個時代……………一七

二 五代試士的注重詩格賦格……………一七

三 材料的獲得……………一八

四 王觀彖穀子詩格……………二〇

五 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二一

六 齊己風騷旨格……………二一

七	虛中流類手鑑	二二三
八	徐衍風騷要式	二二四
九	徐寅雅道樹要	二二五
十	王玄詩中旨格	二二六
十一	王夢簡詩要格律	二二七
十二	桂林淳大師詩評	二二八
十三	文彥詩格	二二九
十四	保暹處囊訣	二三〇
第三章	詩格(下)	二三一
一	舊題魏文帝詩格	三三二
二	舊題賈島二南密旨	三三三
三	舊題白居易金針詩格及梅堯臣續金針詩格	三三五
四	舊題白居易文苑詩格	三七七
五	舊題梅堯臣梅氏詩評	三七七
六	惠洪天廚禁燔及林越少陵詩格	三八八
七	已佚的詩格書	三九九
八	詩格總集——李淑詩苑類格	四〇一
九	詩格叢書——蔡傳吟窗雜錄	四〇二
十	賦格及文格	四〇五
十一	反詩格的言論	四〇六

第四章

一	詩句圖	四八
二	詩句圖的淵源	四八
三	李商隱梁詞人麗句	四八
四	張爲詩人主客圖	五〇
五	李洞集賈島詩句圖	五一
六	宋太宗眞宗御選句圖	五二
七	惠崇句圖	五三
八	已佚的詩句圖	五三
九	蔡傳句圖，續句圖及陳應行續句圖	五四
十	高似孫選詩句圖	五六
十一	詩句圖的評價	五六
第十二章	詩品及本事詩	五八
一	司空圖的救世與避世	五八
二	詩境的建立	五九
三	二十四詩品	六〇
四	比喻的品題及其來源	六三
五	文字以外的風格	六五
六	文人之詩與詩人之文	六七
七	孟棻本事詩	六八
八	續本事詩三種	六九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五篇）

第一章 文學論

一 自唐代社會變遷說起

唐代社會的逐漸崩潰，可分三個階段：一是中宗前後的內而后妃爲亂，外面豪族兼併，釀成內地騷動，邊境不安。不過這是崩潰的初期，一則不似後來二次的嚴重，二則經開元年間的勵精圖治，又造成唐代的中興。但最根本的貧富懸殊的原因，未能鏟鋤，所以一旦有隙，舊病復發，由是第二次的大崩潰，就是歷史家所謂安史之亂。自這一次的大崩潰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恢復，卒釀成第三次的總崩潰，就是歷史家所謂黃巢之亂。黃巢亂後，唐天子的統治權便完全喪失，外而胡羌，內而豪族，風起雲湧，各據一方，此仆被繼，連續電影般的演了幾十年，直到宋太祖削平羣雄，「黃袍加身」，才又由分而合，成功統一的局面。

第一次的崩潰，使文章由繁縟緣情，轉於簡易載道。（詳四篇六章）第二次的崩潰，使詩亦由藝術之宮，移植到人間世上。（詳四篇三，四兩章）第三次的崩潰，則使詩及文章都放棄社會的使命，而轉於儷偶格律，綺縟淫靡。這是因爲文章主用，詩歌主情，所以第一次的崩潰，就激動了文章的自覺，而詩歌則仍然躲在象牙之塔，不肯與人世接近，到了第二次的崩潰，才使詩人也感覺到社會沒落的嚴重，也放棄藝術的文學，提倡並創作人生的文學。但社會既不能根本改革，則文章家的救世與詩人的刺世，雖不能說絲毫無補，而所補者實在有限。

得很。對社會言，所補有限；對各人言，則救世刺世都不見容於世。所以第三期的總崩潰之後，文章家與詩人大半都放棄救世與刺世，而反回來救自己；由是自救世刺世的文學，變為自娛娛人的文學。同時又以一方面社會喪亂，一部份的文人流落於江湖，或慷慨懷世，或優遊肥遯，一方面都市發達，一部份的文人苟安於都市，或獻詩宮庭，或聲藝自娛。前者反映為變相的古文及其文論，後者反映為豔麗文學的提倡與「詩格」的講明。

二 李商隱的反道緣情文學說

關於「詩格」，俟下章論次，茲祇述變相的古文論與豔麗文論的種種矛盾與鬥爭。本來中唐的古文家已因載道救世的失敗，轉而提倡奇辭怪語；社會詩人也因言志刺世的失敗，轉而逃於聲色文藝。不過古文家不能忘情於道，社會詩人也不能忘情於社會。到了晚唐五代的都市文人，才乾脆的反對載道，提倡緣情。打頭陣的便是創造四六文的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他的上崔華州書云：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者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快快（廣板作怏怏）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能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其高下哉？（文七七六）這真是毫不躲閃的對古文家的正面攻擊。古文家宗經學史，他便說「直揮筆為文，不能攘取經史。」古文家主文載周孔之道，他便說「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又於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云：

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文七七九）

他的意思未必是反對古代的周孔，而是反對當時古文家的為文必載周孔之道，所以說：「孔氏固聖矣，次山安

在其必師之邪？」

既反對古文，由是別創所謂「今體」，就是四六文，自序雙南甲集云：「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祕書省房中官，怒展古集，往往咽噤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爲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文七七九）古文家所反對的徐庾，又在李商隱手裏復活了，又被李商隱藉以創造四六文了。四六文駢四儷六，當然要講究形式的華美。至實質方面，則以情爲主，所以極力的反對載道。

文且如此，詩更可知，獻侍郎鉅鹿公啓云：

屬詞之工，言志爲最。自魯毛兆，蘇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文七七八）又獻相國京兆公啓云：

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歎，以通性靈。（文七七八）

前者就形式言，謂「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後者就實質言，謂「必有詠歎，以通性靈。」和元白之以詩「補察時政，洩導人情」者，完全不同了。

至李商隱之所以反對古文，提倡四六文，不以詩詠社會，而以詩詠性靈，除了社會的大原因以外，與他自己的身分有關。他說唐代的詩人，「枕石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寥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騷奢豔佚之篇。」（獻侍郎鉅鹿公啓）而他自己先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後兩爲祕書省房中官，正是「攀鱗附翼」者，當然要反對載道的古文與刺時的詩歌，而提倡並創作「騷奢豔佚之篇」了。

三 杜牧的事功文學說

詩原於性靈而需要韻美，四六文也泰半原於性靈而需要韻美，所以詩人而兼四六文作家的李商隱，不管論文論詩，都提倡豔麗。至他所反對的古文，則與詩的旨趣迥殊，所以古文家率提倡載道，反對緣情；詩人則力

主緣情，不問載道。詩人的見解，容後詳述，茲先敘古文家的見解。當時的古文家可以分爲三派：一是事功派，以杜牧爲代表；二是隱逸派，以皮日休陸龜蒙爲代表；三是韓愈嫡派，以孫樵爲代表。因爲孫樵是韓愈嫡派，所以已述於第四篇的韓柳及以後的古文論一章，現在祇述事功派與隱逸派。

杜牧（八〇三——八五二）雖也坐過內官，但幾次的爲團練官，監察使，出守各州縣，看到各地的兵匪荒亂，由是注孫子，作戰論，（文七五四）守論，（同上）罪言，（同上）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文七五一）上李尉論江賊書，（同上）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文七五二）頗有事功家的味道。所以他對於文章，提倡有功用的變相的古文。上安州崔相公啓云：

某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爲，亦未有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人才士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文七五二）韓愈等所提倡的古文要載周公孔子之道，杜牧所提倡的古文則要「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所以他的文章不似韓愈之亟亟聖道，而要「上獵秦漢魏晉南北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的論次。（文七五九裴廷翰樊川文集後序）所以他提倡「道」，而提倡「意」。答莊充書云：

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爲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文七五一）

道是聖人之道，意則是自己的意見；意見是事功家的說法，不是以道統自負的儒家的說法。所以他雖然以「古作者」爲仿效的目標，（答莊充書）雖然宗仰韓愈，（讀杜韓集）而與韓愈一班人所提倡的古文不盡同。所以我們稱之爲變相的古文。

不過若從歷史源流上說，則杜牧之繼承了韓愈的見解，正同李商隱之繼承了元白的見解一樣。李商隱繼承元白的晚年見解，特別是元稹的逃於聲色文藝，由是提倡豔麗，反對載道。杜牧繼承韓愈一班人的見解，由是提倡「文以意爲主」。不止「文以意爲主」，詩也以意爲主。獻詩啓云：

某苦心爲詩，惟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意。（文七七五二）所以反對俗詩。在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瀛西李府君墓誌銘引李府君載云：載云：

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厚薄，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褻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者，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文七五五）

此雖係標爲李戴的話，但杜牧必表同意，所以在墓誌裏特別提出。且作者是杜牧，所謂「李府君嘗曰」者，不過是李戴有此意旨，而造爲上述一段文字的，當然是杜牧，范攄雲溪友議直認爲是杜牧的話，雖然失考，却有幾分近於真實。

四 皮日休陸龜蒙的隱逸文學說

杜牧是事功派，所以侈談事功，將原來的古文拉到事功方面。皮陸是隱逸派，所以棲隱林泉，又將原來的古文拉到隱逸方面。

皮日休自己說：「吾於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文取位。」又說皮氏「自有唐以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文七九九，皮子世錄）陸龜蒙有甫里先生傳，大概是變相的自述。傳中稱「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又云：「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疇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文八〇一）儼然是有產的隱者。皮日休隱於鹿門，也當然有相當

的產業。他倆一方面厭煩世亂，一方面又可以隱退自給，因此對於文章的見解，與杜牧的以事功爲出發點者不同。皮日休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序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

（文七九八）

中有一篇云：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同上）

又有一篇云：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同上）

由「息於道」，「息於文」看來，知他以道與文爲隱息的消遣品；由「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看來，知他又以道與文爲傲有位有貨者的工具。文學如藥的意旨不甚了了，或者是謂善用文學者，能得到遊息之樂，不貨而富之利；不善用者，不惟得不到遊息之樂，反倒受作文之苦，不惟得不到不貨而富之利，反倒招能文之忌。這樣自然便將古文由救世引到自娛。

固然他會極力提倡儒道，主張以儒道入文。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臚，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世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但同文又云：「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文七九六）又轉於不亟亟用世，又露出隱逸者的口吻來了。

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自謙：「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其道，而未得者也。」（文八〇〇）可見也主張以聖道入文。因主以聖道入文，所以宗經。復友人論文書又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無出於此。」

杜牧自誇其文，謂「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子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陸龜蒙則宗經而排斥史漢；復友人論文書云：「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也！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賈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書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此其原因，亦以杜牧是事功家，所以推崇記述事功的史漢；陸龜蒙是隱逸者，覺史漢不及六經之醇，所以宗經而抑史。

古文家的以文載道，本有救世的意義。到韓柳以後，因救世不易，遂逐漸的重文輕道，由是有文辭上的「怪奇主義」。（詳四篇七章四節及十二節）皮陸的時代，社會益亂，欲救也無從救起，由是不救社會，祇救自己，就是以道與文爲自娛的工具。這樣自然要注重文的形式了。復友人論文書載他的友生說：「某文也，某辭也。」龜蒙答云：

易之翼曰繫辭。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皋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元曰：「元之辭也，沈以窮乎上，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者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

他的友生又說：「聲病之辭，非文也。」龜蒙答云：

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

這不惟提倡辭藻，亦且提倡聲病了。陸龜蒙如此，皮日休何嘗不然？序陸龜蒙松陵集云：

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詩云，「觀閔旣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南漢及唐，詩之道盡矣。（文七九六）

於鄧州益亭記（孟浩然亭）亦稱道「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又極力推崇孟浩然的詩句，謂可「與古人爭勝於釐毫間也。」（文七九七）對杜牧的詆譏元白，也特作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祐一文，爲之辯護：

祐初得名，乃作樂府豔發之詞，其不羈之狀，往往間見。凝之操履不見於史，然方干學詩於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戲反其詞謂「朴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惟魯，從可知矣。樂天方以實行求才，薦凝而抑祐，其在當時，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祐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蟲小技」，或獎激之，恐害風教。祐在元白時，其譽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祐且老矣，詩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祐，爲祐恨白，理亦有之。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葢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閒適。旣持是得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豔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旣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這自然是入情入理，而且也是從「風教」立論，與杜牧的詆譏似乎同一出發點。但是不同，杜牧反對元白的「纖豔」，皮日休則相當的擁護元白的「雍容宛轉之詞」。松陵集序詳論詩歌，謂「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他雖是古文家，却重視詩文的「雍容宛轉」「儷偶」「聲勢」，推崇反古文的唯美作家溫李，這是因爲他旣視文學爲隱逸者的自慰的消遣品，驕人的工具，當然要力求美好了。

五 劉蛻羅隱的文章喪亡論

李杜虞陸以後的文學論，可以分爲三派：一是古文家的文章喪亡論，二是詩人的香豔說和清麗說，三是香

豔說和清麗說所激起的反對的論調。

傷憚文章喪亡者，當以劉蛻的梓州兜率寺文冢銘爲最沈痛的表現，他拿他的文章二千七百八十紙，封而爲冢云：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憊爲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晝沈不忘於文，悲感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

然而「獲助於天，不獲助於人，」所以祇有埋之一法。其銘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文七八九）

又投知己書也慨歎「其書空爲來世弔已矣乎！」（文七八九）咳！這大概就是文章的出路了！

不止劉蛻歎文不見用，羅隱（八三三——九〇九）也歎文不見用，投知己書云：

竊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質。質去則文必隨之，苟未去，則明天子未有不愛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而千百年後，風侈傲歛，居位者以先後禮絕，競進者以毀譽相高，故吐一氣，出一詞，必與人爲行止。……何昔人心與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機密中，不惟性靈不通轉，抑亦進退間多不合時態，故開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間不可人也！（文八九四）

但他比較達觀，他不葬埋自己的文章，而希冀自己的文章能以立言垂後。答賀蘭友書云：「僕之所學者，不徒以競科級於今之人，蓋將以窺昔賢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奧，期以方寸廣聖人之道，可則垂於後代，不可則庶幾致身於無愧之地，寧復虞時人之罪僕者與？」（文八九四）

六 韓偓歐陽炯的香豔說

香豔說要以韓偓歐陽炯爲代表。韓偓作有香奩集，自序云：

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却謂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

未嘗糠粃；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本書，又文八二九）

歐陽炯花間集序云：

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迴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揭霞醴則綠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案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調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筵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趙崇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杼之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代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以炯麤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爲序引，命曰花間集。將使西園英哲，用恣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本書，又文八九一）。

香奩集有原出和疑的傳說，花間集本來是趙崇祚所編，不能遽謂爲韓偓歐陽炯的意見。但這是不相干的。說香奩集原出和疑的是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六云：「和魯公疑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簾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簾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實之，此疑之私也。」（四部叢刊續編本）然葛立韻語陽秋卷五駁云：「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感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璋，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子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晦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

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云在福建有蘇曄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耳。」（歷代詩話本）至花間集的爲趙崇祚所編，不足以說明花間集序的不是歐陽炯的意見，相反的倒可以知道趙崇祚也持這種意見。香奩集是香豔詩，花間集是香豔詞，總之是香豔文學；創作香豔文學，編輯香豔文學，爲香豔文學作序鼓吹，當然是提倡香豔文學了。

七 韋莊韋毅的清麗說

清麗說要以韋莊韋毅爲代表。韋莊常繼姚合的極元集，「更採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自序云：

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歧甚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避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探珠，雖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徵徵數首。但撥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流，任歸東海。總共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本書，又文八八九）

這就是說詩人雖多，作品雖夥，但又元集所採取的正是「清詞麗句」。此外他還有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云：

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審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遠、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贖補闕拾遺。（文八八九）也是取於他們的「麗句清詞」，知韋莊對於詩的看法重在「清詞麗句」。